



扫码可在周道 APP 上观看视频和《考古周口》栏目稿件



三千年后的邂逅

——长子口墓的发现与发掘

□记者 王晨 通讯员 李全立 唐涛 文/图

(上接 5 版)

——墓主人或是长国国君

该墓具有明显的商代遗风,如青铜器为重酒器组合,墓内随葬有人骨架 13 具,墓底带有腰坑,腰坑内随葬 1 人 1 狗,这些都是商代墓的葬俗。因此,虽然该墓埋葬时代可能到了西周,但其墓主人生前与商朝关系密切,可能是殷代遗民。

殷代遗民生活在商末周初时期,在商为高级贵族,在周仍有很高地位。长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,甲骨卜辞中记载长氏曾向商王贡龟。从以往发现的西周铜器铭文又证实长氏在周时归服于周。

传说长氏最早为东夷少昊的后裔,在商朝主管制造了弓箭。殷纣王时的辛甲即为长氏贵族,后来辛甲投奔周武王,为征伐殷纣王立下战功。长子口墓有可能是辛甲本人或其后代的墓葬,是西周初年派往太清宫一带驻扎的高级贵族。

根据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分析,该墓主人为“长子口”。经对墓主人骨骼进行医学鉴定,认为长子口为 60 岁左右的男性。“长子口为长国之君,其身份在墓葬形制、埋葬习俗和随葬器物等方面都能充分表现出来。”从墓葬形制上,长子口墓为“中”字形墓,南北两个墓道,“亚”字形墓室,形制十分规整。

“亚”字形墓室是商代大墓所独有,具有这种墓室的墓葬,墓道是四条或两条,墓主身份是商王或王室成员,亦或是地位重要的方国之君。资料表明:“现在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四个墓道的西周大墓,这个问题也许只有等到发掘了西周王陵才能解决。”这是西周时期,特别是西周晚期墓葬在墓道上反映出来的等级现象,西周初年亦是如此,长子口墓的墓葬形制和规模在已知的西周墓葬中首屈一指,这只能表

明长子口的身份和地位高于一般诸侯,推断为长国之君。

随葬品的数量、器类及组合与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密切相关。长子口墓随葬的 85 件青铜礼乐器,在数量上远远高于现在所知的商末周初墓葬所出遗物,其身份地位可见一斑。

方形青铜器是殷代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。长子口墓出土的方形铜器,其种类和数量在商周墓葬中属最多的一座。根据学者对方鼎大中小三型的划分,长子口墓出土的方鼎有 4 件可归为中型,5 件归为小型。“凡出土达两件中型鼎的墓,墓主人多为方国国君,个别为王室重臣。”而长子口墓出土 9 件方鼎,墓主长子口自然非一般的方国国君。换言之,长氏在当时还具有强大的实力。

——酒器类器物应有尽有

殷商晚期酗酒成风。酗酒是殷商晚期的社会风气,也是商灭亡的诸多原因之一。从出土的这些酒器和乐器可以想象出,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个潇洒肆意,而且喜欢轻歌曼舞生活之人。

该墓藏酒器多是一个突出的特点,酒器类的器物则应有尽有,既有饮酒用的爵、觚、角、觯,也有盛酒用的尊、觥、卣、罍,还有温酒用的罍,取酒用的勺以及盛酒或酒水调和用的盃[hé]等。尤其是“长子口铜提梁卣”的发现,成为该墓最有特色的随葬品之一。该文物是西周早期文物,通高 30 厘米,口长直径 13.5 厘米,短径 10.8 厘米。器体椭圆,拱形扁提梁,两端有环与器两侧半环状耳套接。盖内壁和器内底均有铭文“长子口”3 字。出土时器内有 1000 克左右的液体,经检测得知所盛是酒。

——出土我国最早的骨排箫

令人惊喜的是,墓葬还出土了一批丰富的音乐考古资料,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骨排箫。

张志清介绍时,仍然难掩兴奋。排箫是古代常用的乐器,《诗经》中有“箫管备举”即是指此。在以前的考古发现中,出土排箫(竹排、石排)有三处,都是春秋战国时墓葬。盖内壁上三处出土最多为 2 件,而长子口墓有 5 件之多。这次发现的骨排箫乐器,系禽兽腿骨所制,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排箫实物。证明我国早期管乐器制作材料为骨而非竹,把我国生产排箫的历史提前了几百年,使《诗经》中“箫管备举”得到了实物印证。

将长子口墓中出土的乐器——排箫、铜铙、石磬组合在一起,可以组成至少 8 人的乐队。一座墓中发现这么多乐器,在商周墓葬中还是第一次。同

墓出土排箫、编铙、磬等,恰恰符合中国上古乐队中吹奏乐器、打击乐器相组合的特征,也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的音乐审美趋向。它的发现,为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,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——造型独特的玉人彰显了长国族群的特点

出土的玉器中,有一件玉人造型奇特、古怪。该玉人为虎首,出土于墓主人身侧。半圆形双耳,大口暴张,利齿狰狞,上下各七齿,长圆形双目,虎视眈眈。虎头以下为人身形象,体向前倾,跏趺坐,双手扶膝,五指向下,未露足趾似着鞋,身着衣。背面呈蹲状,圆目突睛,虎之双耳亦为耳,人背作身,人的两臂作之双翼,人之两足作足。昂首挺胸,怒视前方。

这件文物以人自身形体附加猛兽、凶兽的形象就是代表着战神,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长氏族群的特点。

此器将虎首、人身完美集于一体,匠心独运,巧夺天工,通身饰阴线云纹,仅个别部位如双臂纹饰用单线阴刻,生动传神。虎首跏趺坐人佩是长子口墓中为数不多的圆雕作品。它不仅充分反映了西周早期绚丽夺目的玉雕艺术,而且还为了解周人的坐姿、服饰、冠式、发式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长子口墓葬考古发掘意义深远

长子口墓葬的发掘,是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。尤其是墓葬所在的豫东平原,远离商周王朝中心,是商周中央王朝于当时东夷、淮夷统治势力的交汇地带,因此更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。1998 年,长子口墓被评为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提名荣誉奖。

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对隐山遗址的发掘、长子口墓的价值给予了很高评价。他说:“鹿邑长子口墓的发掘,是近年来的又一重要发现,其学术上的重要性,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上述发掘(绳池仰韶遗址、安阳殷墟)相匹。”

而太清宫镇在商周时为重要的城邑和军事重镇,春秋时为厉国都城,因此说这里诞生了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绝非偶然。

长子口墓年代在西周初年,墓主人生活空间跨越商、周两个朝代,长子口墓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的商周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。长子口墓的发掘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周口大地的奇光异彩。

尤其是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批新器



长子口墓出土的玉人

形,尤其是青铜礼乐器种类繁多,反映出当时匠人的丰富想象力和精湛的技艺水准;骨排箫的发现,不仅将我国排箫产生的历史提前了几百年,还为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;随葬的精美玉器,玉质纯正、制作精美,也彰显出明显的时代特征;出土的 117 件陶器中,也是以往大型商周墓葬中不多见的,其中有形制特殊的器物,如 4 件大口尊,喇叭形口,筒状深腹,平底,尚属首见。

出土器物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。长子口地处豫东平原,属淮河流域,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我国东西、南北几个大的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,在文化面貌上体现了其多元性。在商代末年,由于这里是商王朝与东夷统治的分界,其文化不可能不受东夷文化影响。商王的几次东征,向东又是必经之地,长子口在这里,应与这些史实有联系。该墓中出土的器物既有西周的特点,又有商代的因素,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

根据古文献记载,长子口墓所在的太清宫一带春秋时为厉国所在,在这里发现了西周初年的长氏贵族墓葬,这又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,长氏与厉国是什么关系?周昭王时期长氏贵族墓葬在湖北省也有发现,是氏族的迁移还是军事南征?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方能解决。①5



长子口墓出土的骨排箫复原图

保护文物 传承历史 弘扬文明 开创未来